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四十九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六

明程敏政編

哀誄

彭百鍊哀辭

有序

楊士奇

宣德五年上憫江西之民困於奸吏豪民漁紋無厭也
用璽書遣使巡視除兇去弊以安善良使者以朝廷所
建設縣之老人周悉民隱所至事必咨之而惟其言之

聽不疑然是時老人非皆出於推擇善不善相半不善者把持譁訐為能事其善者亦且斂手避之而縣長吏鮮不受制於是奸豪吏民聞使者來惴惴懼旦夕且死暮夜走謁老人投重賄哀叩求活既內賄曰吾庇汝汝謹毋忘我而凡所對使者言某是某非非盡出於公矣蓋所在皆然使者至泰和留旬浹治事竟將行矣時監察御史彭百鍊侍親家居親喪有事於外適暮風雨大作馳騎快過閣下使者時坐閣上倉卒不及下避徑馳

去使者遙望見之遣問知百鍊也明旦使者去之萬安
龍泉還止廬陵會有按察司官來聞使者言百鍊馳馬
不下遂趨泰和召縣之衆老人索百鍊居鄉所作愆過
咸對無之至再三衆老人對如初惟一老於百鍊素有
憾貌欲有言乃悉出衆老之無言者而留欲言者導之
言遂掇拾其嘗買妾及田四事而其最妄者謂挾制縣
官放免百夫長溫彥琮得白金三十兩遂令書狀乃復
進衆老之無言者出狀而掩其前之半以後半空紙俾

聯書姓名為據蓋衆老實未知狀所言何事也按察司官遂令衆老以夜伺百鍊而執之然猶未有固必意密戒云如其他出即止勿執亦無泄言適百鍊治喪事出外一二老人欲得按察司官意躬率百餘人夜走數十里外蹤跡掩執之百鍊平素負氣義侃侃憫窮嫉邪遇事直發靡所顧避雖退處鄉鄙不變以是滋召怨其居鄉時朝廷造海舟令民夫採梔木泰和當出三百夫以富民三人充百夫長率行傳著已定縣時惟丞治事孱

弱不能制下奸人及吏胥謀苟利益出縣帖復追鄉二百八十人皆為百夫長期一人得白金十數兩免之於是六鄉謹然大擾溫彥琮者百鍊姻家素窶甚預焉計無措走告百鍊百鍊入縣庭索其牘閱之其所追二百八十人不具按檢乃言於丞丞實未嘗知也遂悉罷二百八十人不追擾者以定皆德百鍊而奸人邪計不行愈益側目之矣百鍊既被執至庭下得覩老人所具事狀曰果如老人言宜有告者今既無告者請及老人面

對就死不恨不聽遂械繫送詣使者轉送京師凡使者所送詣京師非死罪皆發戍遠邊獨百鍊適遇寬恤之令得內米贖罪罷其御史而命吏部改授官未及以疾卒百鍊由進士為御史其文學皆有所自得非尋常之為進士者可及其仕必欲行所學不肯媵媚翫惕其所歷兩淮江浙廣東皆有政績見於其人稱道思慕未已也而間居無事乃遭罹若此豈其命歟然而獨霑寬恤之令將改授官矣無幾竟卒信其命乎自百鍊被執泰

和之人無貴賤賢愚來京師道其事者凡數十人如出一口故卒之日京師搢紳君子皆傷悼枉之古之人有言蓋棺論定百鍊庶幾可以無愧楊氏與百鍊累世姻婭雖百鍊為人素與余不相合然不合者一人之私也所謂傷悼枉之者衆人之公也君子不以私廢公故為述其得罪之由為哀辭使其家刻諸墓蓋曰屈於前尚可信於後也其行之見於墓銘者此不復出哀辭曰百里之民有耆有耄用其惇厚率民於道亦資正言裨

輔邑里逝者何臧來者而否邑有視聽蔽其聰明衡從
肆厲為下斧斨狸以牧鷄狼以牧豚誰實使之於乎匪
仁誰實聽之漫不加省惡者脫畧善者墜甯直者鮮怨
邪者衆悅柔者以全剛者以折嗟世之人莫非命焉憎
愛廢舉彼胡能然惟命之然成是邂逅譽毀得喪奚彼
之詬嗟嗟百鍊命也奈何宵人之怡君子之嗟

蔣隱溪輓辭

三首

顧瞻兮堂前卷帷幕兮藉蘭荃陳清醕兮載肥鮮韻悲

管兮切哀絃淒風激兮櫺軒雲黯黯兮靈來旋恍如睹
於形色兮儼若聆夫笑與言言可聆兮意不傳悵思公
兮臨几筵

北風凜凜兮天雨霜木葉脫落兮百草黃翩銘旌兮辭
高堂登靈車兮秀冲岡萬里歌兮哀以傷玄室一闕兮
夜甚長魂渺渺兮何方螺山崔崔兮螺川湯湯青原與
白鷺兮鬱相望悵思公兮遊故鄉

玉珮兮瓊琚霓衣兮霞裾秉元化兮握靈樞列缺從兮

豐隆趨倏陰而陽兮忽卷而舒睨視濁世兮如蜉蝣飄
然乘風兮凌太虛參玉喬與韓終兮列仙為徒遊紫微
兮帝之都悵思公兮邈天衢

楚林王先生哀辭

有序

楊溥

予游鄉校時湖湘間有若三吾劉先生南賓陳先生以
碩學雅德顯名當時及予出仕皆物故矣每以不及見
為憾今觀楚林王先生行跡乃知其與二先生為同輩
重有感焉先生子愷僉廣西憲司事憲僉之館甥工部

虞衡郎中程鑑皆以廉能名詩書之澤尚存而先輩不可作矣為辭以哀之辭曰

楚山高兮湘水長仰浮嵐兮俯流光可掇兮可航懷高
人兮長往獨惆悵而悲傷繫佔畢於鉛槧兮將求志於
所獨也出膺民社兮亦非大賢之路也緬惟前修孰不
欲為伊兮為周抑有命兮何求嗟彼昧者由顯而得兮
較其所獲孰為優兮望瀟湘兮延佇挹馨香兮蘭浦諒
天道之可徵兮尚有觀於先生兮

楊處士哀辭

有序

胡儼

處士諱美字子將姓楊氏元太和州文學諱榮之子翰林侍制諱景行之孫贈富川尹騎都尉弘農郡伯諱復圭之曾孫其先系出華陰漢太尉震後為廬陵人處士幼穎敏讀書為文超於行輩善事重闡以孝稱處昆弟克盡友愛其最難能者蹈危履險以葬其叔父雖盜賊兇愚亦感其誠意求之古人不槩見處士之德善如此然卒遭喪亂蚤世不克竟其所施誠可哀也既卒之四

十有四年其遺孤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講士竒懼
潛德弗耀乃以劉禮所撰行述來徵言余惟有德者必
有後而後嗣之賢亦必本其先觀於諭德可以知處士
矣故為之辭曰

若有人兮好修承華胄兮西州抱德美兮襲淳熙玉韞
積兮不售華綵衣兮經經親余愛兮樂孔休鹿之鳴兮
崇丘嗟子衿兮我求漸摩兮息游繫我心兮悠悠迎安
輿兮山之陬攀桂枝兮聊淹留何狡童兮黠偷逞不軌

兮競戈矛倏豕突兮相仇肆毒噬兮仲叟有昊兮莫投
淚浪浪兮曷能收既不余兮閔憂反繫余兮見雙鷹忽
變兮為祝鳩幸余鑒兮悽悽斂遺骸兮裳裘閉重泉兮
林之蕞擷芳兮採茱奉朝夕兮綢繆慨同氣兮拘浮捐
余珮兮是疇念復路兮回輶野閔寂兮將誰儔對農人
兮事鋤耰徒悵望兮西疇歲冉冉兮不我優悲鷓鴣兮
鳴鵠鷓哀人生兮迫道修短數兮抑又何尤獨令德兮
詒謀鍾厥胤兮遺庥慶澤衍兮聲光流天之報施兮孰

云其幽

吳先生哀辭

有序

梁潛

吳先生字孟勤吉之安城人予自幼聞先生名甚熟及
來史館始獲拜先生焉先生雖老色夷氣暢善道古今
事終日不倦時方纂集太祖高皇帝神功聖德簡牘浩
繁事有弗得其端者或以質之先生先生手按其書口
誦其語出其端緒節目若引瓢而注之聽者如目覩其
事蓋先生識見高明非徒能記憶也其於英豪偉傑之

士心志謀畧設施後先亦自然符合於乎使先生用於
時措之事業當何如也然先生方慕古之廉士其自視
甚高不求阿色於時由是遂與世抹掇終身負此自困
不改也其為文章簡質而溫潤操筆立成若不甚經意
者既成讀之雖苦思力構者不過是也史書成得蒙恩
賚授河南開封府學教授蓋聖上意以是可優老先生
孰意先生遂去此長逝不返邪方去時翰林羣公合交
遊之士以相餞莫不舉觴相屬謂先生復來固將動色

以相候曾幾何時而盍簪牽袂之歡遂為扼腕傷神之
痛於乎悲夫賦之深而未竟其施世固有如先生者豈
非命邪先生長子善存謀返墓而未果今翰林學士解
公已為銘其墓余因悲之以辭曰

崇岡兮峩峩春將暮兮水增波靡蕪綠兮桃始花悵獨
望兮天之涯君不復來兮予恫而嗟學之茂兮弘暢承
先啓後兮伊誰弗諒彼連駟兮充達獨方輪兮焉之彼
插羽兮薨薨獨戢翼兮噤不以鳴名之光兮行之塞人

弗施兮於已焉汨古則然兮今奚惑汴之濱兮河之阻
洪濤湯湯兮不可以度羗獨滯此兮不還雲橫天兮地
漫漫使我悲兮憂萬端酌清醕兮盈樽陳嘉穀兮藉以
蓀神來歆兮不笑以嚙吉之水兮孔幽上有叢木兮枝
相樛君不懷兮故丘秋霜兮被野曠茫茫兮宿莽君曷
寧兮故宇

大明故左春坊左贊善贈太子少保謚文肅徐

公誄辭 有序 金寔

洪武壬午歲寔始來京師天台徐先生好古時方為太學博士與從父傳霖翁同官甚相好故寔得亟見先生引接良厚永樂二年仁宗立為皇太子妙簡輔導之官先生由太學入為春坊司直寔時忝以翰林官屬進講經筵獲與先生朝夕同事既而又獲同僚寔嘗視先生為父行而先生謝弗居遇之益親後寔以母憂去官已亥歲復來京師值先生病已篤聞寔至強起衣冠二子掖之坐出酒饌享寔疊疊談別後事爽然若無疾者且

曰老夫却粒已期月日唯飲醇酒一爵今日見吾友當
倍之復再舉爵一飲而命二子為寔引滿數行既醉辭
去將趨行在先生送之及階執寔手謂曰吾亦當考績
計不能北上幸為我謝故人前途宜自重吾與子訣矣
因嗚咽泣下寔亦不能仰視明日登舟而先生竟卒時
十月二十一日也仁宗在東宮深悼痛之自製文一再
遣官諭祭且將裒其遺文梓以傳甲辰秋即皇帝位首
詔贈先生太子少保謚文肅建祠墓下勅有司春秋有

事復四家丁役以奉祠事嗚呼先生以純粹博雅之學
勁正修潔之行和而不可同謙而不可踰所謂有德有
言者矣雖不及柄用以大其施而當儲君毓德之日能
以聖賢治心修身之道引翼取信卒光身後之名奚負
所學哉先生之仲子衍受辟為邑校官奉少傅東里先
生所撰墓誌示寔捧而讀之九京莫起益增感慕乃述
其行為辭以誄之曰

天台之山上應列星俯挹渤澥高挹青冥扶輿孕秀夫

子是承穉齡卓爾弗詖弗傾初游郡庠具曰老成論為
秀士首詔賓興實華彪炳六館蜚英繁曜麗空忽見夜
明萬葩鬪艷勁松獨貞司成嚴厲衆莫敢撓學徒千數
畏若雷霆惴惴揖拜慄蹈矩繩夫子來覲渙若釋冰開
顏霽威如酣解醒實由德亨孰曰意迎錫符分教士有
軌程範鎔來秀若冶剖劍太學三年齏鹽味經濟濟多
士于于在庭悉屏糟粕浥以醇清儲皇毓德簡畀至精
瓊琚玉珮我冠彩纓引翼惟正啓沃惟誠旁塞多岐示

之中行言出則俞有歌斯賡明良值遇宜作股肱胡不
愁遺溘焉遐征哀訃上聞痛悼奚勝諄復賻遺終莫罄
情迨於踐祚褒贈首膺秩崇師保謚賜嘉名尊軼三老
榮重五更享祠聿建封域載營麗牲有碑玄堂有銘樹
之松檟雜以楸桎歲時有事帝命使令牲肥酒香醖宰
豆登薦裸興頻有赫厥靈玄液下滋幽光上升裕其孫
子以及後生嗚呼夫子孰與抗衡疇昔好言遼邈九京
光風霽月想見儀刑爰述衆美寄之哀聲有不知者庶

幾可徵

裴侍郎哀辭 王直

公裴氏諱璉字汝器監利人初游學郡庠年甚少已巍然如巨人長者久之升太學擢知劍州三年陞浙江按察僉事改江西坐累謫興州太宗在位召為北京道監察御史陞河南按察副使又以累謫武清復被薦為廣東道御史仁宗在東宮雅知之擢春坊中允改大理評事又改刑部主事坐事降易州同知洪熙初圖任舊臣

陞工部侍郎改北京行部又坐事去知涪州子綸為翰林編修得推恩及其親公遂棄知州就封以翰林編修文林郎致仕宣德十年三月十三日以疾卒於家年七十二公天資俊爽負奇氣眉目明秀議論英發率嘗傾一座其才敏過人當義而行無顧忌初在劔州州產茶民衣食之而為有勢者所擾公奏請禁止至今民賴其利為僉事在江西鉏惡佑善所至吏畏而民愛之其於賢者維持成就如所親及為御史彈劾不避權勢河南

皂軍山寇發公受命往察之還上討捕方畧寇遂平階
州賊王金剛奴等僭名號聚衆八千餘人勢悍甚又命
公往公得其巢穴以計擒之而請釋其餘上初遣公謂
還當大用而用事者嫉公絀其謀間疎之不召見而罷
其為侍郎尤侃侃自信敬恭朝夕有大臣之體在劍易
時興學養士至親為講說賞勤而勸惰諸生多賴以成
流風餘澤今尚有存者蓋公之志實然出儕輩故所至
有立予之知者如此予所未知者計亦偉特猶是也平

生清約自持不苟取妄求仕四十餘年如一日雖累遭
譴謫皆非以私過得之故每斥輒復脫節優游以榮名
終享有盛福此好德之驗也予為諸生時已獲瞻風采
其後同朝又克深知公嗚呼今不復見矣則安能已於
情哉作哀辭

繫公之生兮秀所鍾儼玉立兮偉儀容才既美兮學則
通氣浩然兮縮以充懷竒寶兮慶遭逢有民社兮奮厥
庸興惠利兮蘓困窮建學校兮師文翁持憲紀兮揚清

風矯一鶚兮橫太空植善柔兮除姦兇履巉巖兮窺崆
嶺殄寇難兮銷兵戎陪鶴駕兮熙事功搖玉珮兮鏘玲
瓏副六卿兮位愈隆勤夙夜兮甚嚴恭涪之治兮安蠶
農嬉白叟兮歌黃童詞林清秩兮恩所封煥勅命兮迴
鸞龍優游以老兮當時雍頌詩作兮聲淪淪奄一去兮
白雲中混希夷兮超鴻濛望不及兮心沖沖惟疇昔兮
抗高蹤事聖主兮暨三宗柔清德兮將無同善其始兮
慎其終宜壽考兮齊喬松胡不憇遺兮天夢夢彼惺惺

兮愚且蒙乃悠久兮昌而丰欲往問兮安所從蹇徘徊
兮發哀恫思公不見兮奈何乎公

弔陳先生文

王英

予嘗至番禺自浮梁山中道經德興父老言前令陳公
孟藻德政為卓魯民受其惠惜去而亡矣後之為縣者
皆貪刻苛猛予聞而悲之是時公歿久矣予與公之子
敬宗登進士同官於朝又得脩考公之行誼追悼徃昔
為文以遺番人俾永其思其辭曰

余浮番以遠征兮歷先生之故治遺老泣而告余兮嗟
後時已十祀心悵恍以永懷兮宵耿耿而不寐顧惟此
而徬徨兮嗟若先生豹隱幽壑兮虬潛重溟處困而亨
兮藏晦以明志熙恬愉兮其蘊則宏望之興周兮說逢
於殷處此下邑兮不驟以進綰章與綬兮佩仁履信彼
狡之氓兮欺則弗忍澆者既敦兮驚者益遠嗟哉其此
去兮卒莫我返鷓鴣翱翔兮鷹鷂利吻張牙互嚇兮爭
饒肆忿囂曉而羣處兮既飫且吐登稂莠以為饋兮毀

棄黍稷衆雛嗷嗷兮疾餒待哺夫豈不懷先生兮如失
父母故世之所惜兮謂先生內實無疾而其所悼兮曰
年未中壽材宜棟梁兮胡乃蠹朽車可任遠兮輪折而
覆道才可以經濟兮施則未究顏夭而冉疾兮人孰其
詬彼或幸其災兮何疾美而夸醜惟尼父之興歎兮曰
善人吾弗覲余故撫膺而深喟兮獨揮涕以隱憂已矣
乎先生不可見諒達人其大觀兮處順而知變視有形
而終化兮理固宜然彼崆峒與玄圃兮杳而莫攀彭聃

之矯矯兮今安在焉惟死有所不泯兮斯乃為貴黔婁
終窶兮柳下惠之薄仕宓子賤之有譽兮仲卿之有嘉
惠既在古以為然兮豈今世之能違故余祛衆惑之慘
戚兮以申先生之思睇列星於冥漠兮雲霧溺而神馳
巫咸為余致處兮招遺靈而來歸奠桂酒與椒漿兮重
慨想於昔時中鬱抑而坎坎兮乃斐然而陳辭庶百世
之下兮惟先生之是思

哀劉兩溪辭

有序

周叙

余以使命道湘川悲屈賈之懷忠齋志以歿用效其人
之聲各為辭弔之使歸便道過家上冢瞻望安成有懷
故人劉兩溪欲絮酒致奠迫於王程不能得停雲延佇
沾灑者久之兩溪之事視屈尤深足悲者時當承平主
上恭勤與民休息第蔽於權幸政務乖張災異數見兩
溪侍講經筵感激奮發因事指陳光明正大遂忤權幸
設他事下之獄黨惡者順旨拷掠體無完膚挺然無一
異詞唯呼天自明越數日竟就斧鑕極刑秉屈三閭之

精忠懼顏常山之荼毒於乎慘哉兩溪平生孝友篤至
於朋友急信義教人盡誠懇居常侃侃以古人自期安
成春秋之學自李行簡先生後紹而大之者兩溪也其
在經筵每遇譔進講章非堯舜三王之道不陳至於麟
經尊王黜霸內夏外夷之辨尤深致意真得講臣體使
不遭酷禍所成就可量乎哉於乎悲夫兩溪余平生同
志友也情見乎辭有不能已用寫哀此三章向風焚以
招之且錄藁秘而藏諸篋笥他日兩家子孫得而閱讀

之庶知兩溪之忠與余之悲兩溪諱球字求樂一字廷
振兩溪者其弟子尊稱之詞世家安成茨溪後徙家之
葛溪余則周姓叙其名功叙其字石溪其號也辭曰

瞻雲山兮安成西懷故人兮我心惋悽虎豹晝號兮鷗
鵲夜啼陰風悲慘兮毒霧冥迷欲往招之兮睇艱險而
無蹊天茫茫兮至道睽名昭昭兮日月齊於乎歔歔兮
懷哉兩溪

瞻雲山兮薊城北懷故人兮我心哀惻天門晝闕兮虎

衛阨塞蛇虺縱橫兮夔龍歛迹欲訴帝之無由兮道遭
迴而屏息魂恍恍兮渺何極淚淋淋兮氣填臆懷哉兩
溪兮冤誰與白

瞻雲山兮湘水幽緬懷古之人兮我心增憂古人今人
兮我何尤攄忠滅身兮異世同猷哀莫哀兮沈清流慘
莫慘兮魄野投死生一視兮如彼浮漚千秋萬古兮屈
劉匹休

太傅安國孫恭憲公誄 劉定之

維昔太公生周邑姜婦文嬪武孕成啓康受封於齊今
幾千禩維安國公復起齊地篤生聖后配我宣宗以母
皇上迺登三公維公之德以敬為主曾蘊丹書厥名迺
取維公之爵自伯而侯進號大邦寵祿優優維公之壽
踰八望九玉蟬金貂輝映白首壽爵及德與太公同亦
墓於京靈旒不東內相期頤後昆繩蟄五子十孫殆過
呂伋皇家萬年誰與齊休曰伯叔舅異姓元侯



明文衡卷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騰錄監生臣李士勲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集部

明文衡卷一百九十七至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嗣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五十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七

明 程敏政 編

祭文

禡牙文 胡翰



維歲甲辰正月某日浙東行中書省右丞李某以清酌
潔牲禡於大牙之神惟國大事曰祀與戎凡我有衆罔
敢弗恭在昔草昧誕啓武功涿鹿揚靈牧野奮庸承天

休命惟神是崇於皇漢祖奄起沛豐申嚴秩禮丕顯軍

容百王繼軌庶士承風伊予不武荷國委寄授鉞端闔

總千東裔列城効順羣醜慕義匪曰予能實神之賜赫

赫靈旗道揚神威天日清照風雷厲飛睽睽萬目具瞻

指揮何揮不躍何指不披薄海內外日所出入愴其於

鑠罔不震驚肆於將士一乃心力鞠躬將事不越咫尺

春酒既嘉潔牲孔膋是用昭假令典有則神其監之尚

永我翊宣我神武祚我明德削平僭亂佑我民物如周

如漢如古有國登於至治報祀罔極

祭胡先生文

蘇伯衡

嗚呼仲申良金美玉庶足以方公學術之精純商鼎周
彝庶足以擬公述作之古雅惟嚴毅以自持曾毀譽之
不假故不合者甚多而合者恒寡方年歲之壯盛侶麋
鹿而在野逮景迫於桑榆乃聖主之遭逢承特招之明
詔邇清光於九重體右文之至意振教鐸於一邦及元
史之纂修遂大筆之獨當叅公論以褒貶深上契於宸

哀然而實懷而不售材蓄而不試代言顧問上雖注意
於柄用引年乞歸公則必行其素志得不以聲譽之隆
吾所謂富而不在于祿之豐道德之完吾所謂貴而不
在乎位之崇不然既俞所乞拂袖而還長山之下竹林之
間僦屋以憇貸田以耘非樵牧以為伍則猿鶴之同羣
亦獨何樂而志氣欣欣嗚呼仲申意謂百齡以重鄉郡
何斯文之寡佑嬰微疾而遽病昔者相過塞坐書詩英
俊在列笑談塵揮今者之來室是人非惟交塵網庭暗

履綦嗟距公之云沒曾居諸之幾時慨夫事之殊異忽
乎已至於斯更一二歲徵文獻於門墻者何從仰其徽
音牧牛羊於丘壟者誰復為之呵撫又況一紀必世乎
此吾黨所以重反袂而歔歔也雖然生必有死盛必有
衰猶旦有夜理固若茲惟古聖賢其身雖沒而其名永
垂者亦惟托德業與文辭公之所蘊固不見於設施公
之所作則與古人而並馳其味也雋其聲也希大篇短
章細書深刻者有不家傳而人誦之然則公固自有沒

而不堙者存矣吾黨噓唏又奚以為聊緝此言以侑一
卮蓋不獨慰公於九京亦將塞後死者無窮之悲嗚呼
仲申以為是乎以為非乎

為廖平章祭常忠武王文

永忠昔與伯氏有衆一旅知天命之有在爰委身於真
主奔走禦侮自彼淮土方艱難險阻之備嘗豈自意得
見王於和陽之澣立談之間分投氣合有如肺腑余亦
不自知其何以同事戎行至於今蓋十六寒暑惟王文

武全材有力如虎雖猛將之盈庭孰英風之敢擬況於
余孱弱而敢與王齒每受命從征輒忘其懦怯而相與
犄角者實思附乎驥尾至於獎帥六師灑掃九宇上以
報答聖明下以乂安遐邇則王之所自許今南征北伐
日闢地千里混一之功佐運之勲震今而耀古真可謂
不負平生之語矣何堂堂山立之軀遽奄忽其蟬蛻將
下民之無祿抑脩短之有數然王之表表者固雖死猶
生而聲名與國同休於千萬世也余之歔歔而涕泗交

墜則念情好於疇昔感幽明之異路而已耳於乎哀哉

祭澗江潮神文

謝肅

吳越之交浙江中界吐吞海潮或小或大滔天沃日雪湧霆轟憑其氣勢必有神靈烈烈伍王素車白馬條陰而陽與濤上下赫赫武穆稱吳越王射潮使伏鐵倚若春二王攸止妖遁鬼匿陽侯海若亦率乃職我維司憲偕彼同寅奉天子命將按八閩羣黎是綏百司是糾頑廉懦立風俗再造鎮鑄一方實在此行道出澗江駕以

解艘惟神祐我濤波不驚蛟龍鼃鼃滅跡潛形太虛空
闊山川清美長風送颿一日千里戔戔閩關不遠伊邇
省風問俗使節戾止賴神之休去險即夷一觴是奠神
其受之尚享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

惟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興驅齊民使荷戈兮銷
鋤犁以為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競侵
畧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瀟瀟兮而昧目兮皸炎

炎而張天計剽殺為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
念亂兮實挺生夫聖明揆仁義為甲冑兮嬰忠信以為
城江淮翕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
兮疇啟予之雄圖惟先生之壯志兮夙蘊皇王之學鄙
管樂之陋或往兮謂伊呂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
將察夫璿璣覩王氣之攸屬兮知帝命之所歸虎嘯谷
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鬱予衷之耿耿兮舍聖人其
焉從應聘命以効忠兮驩契合於諾唯神籌秘計不可

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僞漢之搶攘兮舳艫肆其
橫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莊浪長驅直抵其巢
穴兮循豫章而東之蘄黃與鄂岳兮固風靡而無遺先
聲訾茲兩浙兮復擒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兮七閩
惴其敢當聞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為而後我征不庭而
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
力也發踪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皇錫爵以酬
勞兮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

遊胡二豎之構患兮動宸衷之憫惻帝曰卿其遄歸兮
畀優游於祿食賜絲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
蒲輪以言旋兮桑梓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
數之可推謂陰陽之獲報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頽而
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愁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
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立言建茂勲於開
國兮況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竝載兮流芳藹於青史
永鴻名於無數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鮪生之多幸兮

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數載之嘉言承恩
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辦香
之是藝登瘠牲於几俎兮崇清沽之盈觴匪飲食之足
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泠泠而淒其
靈惝恍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饗

告山川壇文

葉砥

維洪武年歲月朔日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南雄
侯趙某今遣某官謹以潔牲醴幣昭告於山西闔境山

川之神曰惟靈秀氣所鍾流峙成質長養萬物潤澤羣
生為利甚溥其功不細於赫厥靈實莫茲土風雨以時
民物以阜災癘以消盜賊以弭山寧川謐是曰神職國
之盛典報祀維時乃崇壇墀乃潔牲幣其或不熟曷庸
神為蠹茲殘苜烏合其衆嘯聚巖崖如魑魅然屢勤王
師迄無所獲急則獸奔緩則蜂聚擾吾赤子掠吾土毛
為時害者獨在于斯堂堂天朝萬邦職貢東漸西被聲
教旁敷云胡茲境稂莠弗除天子曰咨爾往視師載揚

我武必殲厥魁我臨我衆既戒以誓用祭明神祈爾陰佑敢告

祭宋景濂先生文

方希古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為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感欣此

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又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吊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汙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為夢幻得失毀譽為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

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髣髴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三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噉噉哭於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為殽注滄海以為樽吾知公之不我顧

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
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祭王原采文

楊士奇

於乎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允持先生之
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雪霜其明浩然歸全乘雲翩翩
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歲既固且深遙致觴奠神
乎其歆

祭少師東里楊公文

黃淮

嗚呼公之德業文章簡在宸衷播聞中外煥若日星之
昭晰固不待區區贊美之蕪詞然而公之於我也道義
交情終始無違苟不託之於觚翰曷以致夫感仰之私
淮自筮仕以來五十年于茲升沉榮辱與時推移厥初
承乏職兼兩制僚友之中公尤我知情之相孚堅如膠
漆事之可否信若著龜逮夫鸞輿北狩青宮監國慎簡
宮僚以勵異惟我與公而相依異體同心合轍並趨獻
可替否一出於正竭謀殫慮靡憚勞勩晉錫便蕃光照

倫輩百責所萃曾莫敢支夫何人事之錯迕豈料災禍
之存罹公方入對明廷旋復釋還故職我則拘幽園土
一滯十稔有奇常承憫惻之念屢餽藥食之資詞我音
耗撫我瘼兒綢繆懇悃久而不衰忽沾湛恩之汪濊聿
起涸轍之枯魚復聯裾而接佩同振迅於亨衢何予孽
之未殄遽撓患而遄歸莫致寸忱之報空馳尺素之書
俄聞凶問歎然遠至使予拊膺躑躅北望而呼號沾衣
被面灑涕淚之漣沍嗚呼哀哉公年八十壽亦云多奚

必耄期然而准獨為公痛惜者不在壽之崇卑嗟惟冢
嗣悖嚴訓而淪惑致陷身於危機由是積憂而成疾徒
懷憤懣而莫追幾使垂成之偉績止乎一簣之有虧幸
遇皇上恢宏天地之大德眷念先朝之舊臣其在告也
賜璽書以慰釋其蓋棺也隆贈卹以加恩公之哀榮始
終斯亦可謂全矣復何言焉關河邈悠緘辭致奠矯首
文江豈勝瞻戀嗚呼哀哉尚享

祭兵部尚書陳洽文

金幼孜

惟公之生性行貞純忠謹謙和翼翼恂恂初以才薦首
列近侍繼典銓衡載職大理夙夜弗懈惟明惟公實稱
委任仰副宸衷交人梗化肆造叛逆公贊元戎屢效勞
績閱歷二紀撫鎮炎陬累征不靖惟公懷憂寧橋之役
公謀既善彼拒弗納失在輕戰師徒為衄寇勢披猖惟
公秉義奮氣彌剛公蹈白刃如履平地一心為國有死
無貳孤忠偉節日月爭光凜凜英風振於遐荒公死如
歸國有懿典生著榮名歿尤光顯稽行錫謚恩卹有加

命子以官鸞誥實華予忝交游夙敦情好公既永逝益
增悲悼有殽載俎有酒盈樽一觴致奠靈爽如存

祭吳司業文

楊溥

嗚呼吾友其亡矣夫知吾友者重為古道惜也古之學
者守道不貳世或雜以異端吾友非周孔之道未嘗形
諸語言古人慎於交際世或以辭色取合於須臾吾友
非道同德合默默自如人惟驕矜恥於服善去道為益
遠吾友人告之過則引咎自責不假乎強勉古人以直

道為心世或務智術矯致物情吾友之待人則惟其誠
人皆知古人為可師惟其弱於利欲或不免於支離吾
友視之雲霄羽毛江漢流澌故其發跡翰苑師表成均
而四海交遊六館之士皆假於古人也使人皆吾友則
無懷葛天唐虞三代惟人不吾友而後彼此町畦始終
芥蒂予與吾友託交三十年道義之篤曾不以夷險而
變遷予昔南歸謁公於久別之餘篝燈夜語曾不足以
盡區區及予北往承途之便知吾友之遽亡雖萬千艱

難亦當一見嗚呼吾友亡矣予何能泚言不盡情望風而哭

祭柱國平江恭襄侯陳公文

周忱

嗚呼公之器量超出乎衆人之表公之忠義深結乎主上之知受三朝之眷倚提十萬之雄師涉川航海智勇竝施內則足倉儲於天府外則耀聲威於邊夷晚居東楚兼任保釐冀兵民之緝睦務鎮靜而撫綏况乎笑談尊俎淹貫詩書當吐辭而發論咸卓絕而瑰奇此又縉

紳君子之所同仰豈獨介冑之士愛戴而歸依忱末學
無似德菲位卑辱忘年而託契常與進而不遺每輟輶
於議論必更僕而移時謂之知己胸臆匪凡人之可窺
轉般有法公欲與我規畫而同為海運有錄公欲屬我
編次而序之事未及就言猶在耳別僅兩月而公奄及
於大期嗚呼是可哀也已會通之河漕運攸資曰壩曰
閘曰堰曰堤後千百世覩公之蹟者雖庸人孺子亦將
感慨而懷思矧我同事得失相規一旦永訣安得不灑

涕而歔歔公之為國臨絕不衰遺表所秦公爾忘私進
爵錫謚天恩疊推公有令子克紹靡違去歲此月陪公
北馳天子有詔同趨丹墀今我復往公不可追艤舟淮
浦瞻望靈帷爰感今而念昔致薄奠而陳辭公兮不昧
鑒我傷悲

祭岐男文

錢溥

嗚呼自吾之使交南也汝與弟嶧皆力疾迎至於揚州
止歸自交南也而嶧已死矣吾既哭之而來京汝復送

至於揚州見汝體羸氣弱不宜以即遠遂留汝就醫於東吳豈期別踰半載而汝亦死矣嗚呼痛哉向吾同使事者四人或鍾痺癘之疾或愆使命之宜皆悒悒不自安而吾獨少此二患豈天欲奪吾二子而俾之以苟全邪抑吾實不德而致天之殃吾後邪不然何間關萬里之險勞苦一載之餘而吾二子之禍不一免也嗚呼痛哉初汝以兄治家有弟尚幼故獨從侍於我者久每歲時稱壽坐我夫婦於堂上具觴豆率妻女升勸盡驩而

後退衣冠楚楚然眉目皎皎然為可愛嗚呼今復得有
是乎吾每朝退汝必升堂致問暮則祇候於門或稟命
而出應時以歸氣象雍雍然言論款款然為可喜嗚呼
今尚得見是乎汝年十四五即能詩綴文往往出諸長
者右卿士大夫見之慮有少年高科之不幸豈十載四
舉皆阻於病病日深學日篤尤冀脫晦而嚮明成大器
於晚就去年哭汝弟猶曰汝在也而今又哭汝矣嗚呼
尚復誰可望乎言念及此痛裂於心則天下之痛尚孰

有甚於我哉汝於丙子冬生一子啓定而天繼而生二女以兄之子啓賓為之後二女則取赴京來教養之以待成不知汝稟此明香之質懷此抑鬱之志而精靈所在復念爾父母兄弟乎念爾妻女乎化為祥雲列星而上燭乎殞之於地者為金玉乎為仙芝靈草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吾今寢不成寐言莫能文遣家人告汝兄以冀期復書此以祭汝汝能假之於夢寐以告我乎嗚呼痛乎哀哉尚饗

翰林院祭李文達公文

劉定之

公生中土河嶽降英魁鄉對廷際於聖明宣廟擢材英皇
授職遂由宰屬薦陞華級諸部乃佐黃閣乃居天順返
正日贊訐謨公之事主有始有卒裕陵復土甫終過密
公亦往矣龍髯追攀乘彼白雲仙馭乃叅公之事親封以
孤保父子橫玉以至於老既送考終遽從九原忠孝克終
其曷如焉天子念公贈謚葬蔭朝行惜公弔賻哭臨矧
僚與屬永訣顯幽陳辭靈几以侑醪羞

祭薛文清公墓文

胡謐

於乎世有所謂義理詞章之儒其學異趨也而公則因
文見道深味其腴觀公讀書兩錄益充乎其有餘也又
有所謂道德功名之士其心異致也而公則實與位稱
不少為累考公歷官諸績殆確乎其無愧也若公者雖
古人為難能而謂今世之易得邪是宜朝廷倚之為輔
弼薦紳視以為矜式也而謐小子雖夙塵山斗之仰且
幸出於門下然未獲執轡趨以承一日之誨益也詎意

自公請老而歸而遂成永隔邪此豈特謚小子之不幸而實斯世斯文所共惜也茲謚持節西來過公墓下不能不感今懷昔徒稔九原之長噫也於乎龍門之陽其山蒼蒼其水湯湯公之流風餘澤尚將同其永長矣乎謚庸俾有司祠諸學宮以與鄉之漢太史令隋文中子諸賢後先而相望庶幾英靈千載萃止一堂以益增乎山川草木之光爰復矢詞以告跼獻此觴匪展謚一人之私蓋將廣觀法於鄉邦伏惟尚饗

明文衡卷九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五十一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八

明程敏政編

字說

李都尉字辭

宋濂

皇上即位之九年以順德公主下嫁於太師李韓公之
子駙馬都尉祺初祺小字為總至是詔曰其易以美名
翰林諸臣乃定今名以進且字之曰子祺既而子祺請

曰祺之名實定於先生祺於先生少嘗受業有師弟子
義將何以教之余惟一代之興必有元勲厚德之人出
於其間始則佐帷幄決勝負終則坐廟堂而贊治化成
大功而享榮名為國家之柱石係天下之重輕若漢之
蕭鄼侯宋之趙韓王皆若是矣至於連姻帝室若今太
師則未之有也今太師極人臣之尊為上公之貴而都
尉子祺獨能好學慎行敦厚下人發為篇章動有意趣
是可謂富貴而好禮又難能也祺之為義為祥為吉子

祺固有以致之矣為字實宜雖然尚父有云敬勝怠者
吉此守位之事也敢以為勉焉辭曰

氣合運凝天地載清君聖臣明以階治平惟臣謂誰實
時元老運籌建畧致天之討四方既帖乃戢干戈執政
廟堂如漢蕭何匪惟執政肱以大國丹書金券俾首百
辟爵則崇矣職則太師左右天子以鎮四夷四夷既安
君臣交歡上降下承煥乎榮觀彬彬都尉大寵是膺太
師之子天子之甥際茲風雲依彼日月侃侃都尉不自

矜伐文駟錦衣其儀孔都出入金門不敢笑譁躑躑公
子交趨競諾都尉臨之屹如山嶽斯時之人以恩為祥
祥則既多惟敬乃將都尉之名曰祺是命何以承之告
爾克敬庶民不敬且潰乃家况茲世臣不敬謂何凡人
有身咸有嗜欲敬以攝之形莊氣肅自身而推孝親尊
君動無弗敬乃有譽聞敬勝者吉古有宏訓敬以承祺
萬福咸順爾克敬矣罔弗盛矣爾之祺矣罔爾違矣太
師之勛山崇川長敬哉弗忘以繼耿光

馮擇善都督字辭

自昔帝王啟迹之地天必儲精聚靈使英雄謀畧之士
生乎其間以倘其驅策而佐其設施及大業既定爵號
之隆冠於當世褒寵之澤流於子孫若漢唐之豐沛晉
陽君臣同休蓋蔚乎其盛矣今上皇帝龍飛江淮光啟
神祚於時文武才俊鷹揚虎躍或秉鉞出征或執筆帷
幄率多江淮之人論功剖符公國侯郡者以數十計若
郢國馮公其一也郢公定遠人初從上為帳前總制親

軍都指揮使立功草昧時不幸早卒及上即位追爵為公命其子誠侍青宮執業讀書及誠既冠三擢遂僉大都督府事而誠之季父初襲郢公職累建大勲亦啟封宋國一門二公誠又位在樞府敏事慎職為上信任天下榮之誠獨篤學好問能為詩章以嘗受學於予間來請曰誠之字曰擇善未達其義願有以教之乃為之辭曰

江淮之間真主生焉乘風附雲實惟英賢侃侃郢公熊

虎之姿大劍良弓指麾義師孰與其才不賦以壽騏驎
萬里僨於中道壽雖不延有弟克膺有子克承以宏厥
聲烈烈宋公為郢公弟惟都督誠又克為子為他人子
名實易稱保國承家厥惟難能上則大君下有衆庶苟
弗以誠曷克宅位惟誠之德貫通於天何感弗應何鬱
弗宣天以至誠庶物乃育三光無愆四序靡瀆苟或不
誠宜暑而寒人其怨嗟歲功斯凜况我伊人不誠其可
矧爾世臣爵祿是荷爾或不誠民胥爾尤誠而無擇為

僻為繆古訓孔多維人攸踐我將曷從惟擇其善惟忠
與孝則允蹈之維悖維惡絕爾弗為蹈之匪艱服以悠
久木升川增山立海受既擇衆善乃立爾誠乃保厥家
乃篤鴻慶以之事君為臣之良以之立身為邦之光匪
光於邦丕爾先人郢公有子聖主有臣

王宗器字辭

王生璉字宗器其先太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
凝而學問精密洪武五年以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

既上南宮未試皇上召見便殿親命題詩賦詩成稱旨
擢史館編修賜以冠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翰林
老臣為師同時而進者九十有七人車駕時臨策勵之
且取其文品評其優劣日命光祿寺給饌羞酒漿每當
食青宮暨親王迭為之主而璉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
衣各一襲復有白金弓矢鞍馬之頒蓋不一而足近又
使璉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奏對益稱旨上說謂近臣
曰文華堂諸生如璉等者皆朕異日將相才也其期望

之重如此璉嘗從予學故來以字辭為請余因序璉遭逢之盛於首而著命名制字之義於辭璉能聽之必上不負於國恩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宗廟之器貴重實殊夏有四璉殷用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盛以黍稷嚴奉明裡人鬼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上卿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字璉名父師所望出逢盛治講學禁中天

日照臨以煦以融以達其衷用廓其蒙學之茂矣川之
流矣材之秀矣木之脩矣蚤夜孜孜唯道求矣豸冠巍
峨巡行洛河貪夫夜逃良士嘯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
學無止功勿畫斯善辟諸行塗足不畱踐百里至千所
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筌罔為鑪豆難充籩規模
卑狹世則病旃德藏於身動無不被厥用能周由體斯
具生尚勗焉庶幾不器

嚴氏子字辭

胡翰

男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父母欲其蚤
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而告之又請於余
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為之辭
曰

鼎也和無以調其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
直吾內其失也偽雄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蔽
溥也周不周無以廣吾惠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
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禮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

樂斯罔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尚篤於爾躬毋徒
善其名字也

彭士隼冠字祝辭

梁寅

彭聲之先生之令子曰準於其冠也賓友字之曰士隼
余謂先生以名賢之裔負大雅之望有子既冠家學克
傳士之志願無大於是無先於是余託好有執友之義
乃為之祝辭以勗之曰

維月之令維日之吉頽然首服宜莊宜一棄乃幼志服

厥嚴戒為賢為能稽古毋怠惟前修是追惟舊業是繼
隼之性稱猛厲進於善在勇決隼之姿誇精悍忌閤怯
貴明斷隼之揚務捷速審翔止慎搏逐嗟乎善為人子
服勞無弛善為人弟敬長匪懈善為人臣惟忠惟勤善
為人少徐行而後敬遵爾過庭之聞夫是之謂成人之
道哉

金子權字解

蘇伯衡

人之情萬殊事之出萬變可之中而有不可焉者不可

之中而有可焉者則何以處之曰揆之以權而已矣君子以權揆事也猶其以權稱物也今夫物斤斤而累之自一鈞至十鈞至百鈞至千鈞至萬鈞推而上之其累之也愈多則其所累者愈重斤斤而析之由萬鈞為千鈞為百鈞為十鈞為一鈞推而下之其析之也愈衆則其所析者愈輕輕重之變錯出吾之前其不齊亦已甚矣惟有衡而衡有刻也此為銖焉此為兩焉此為斤焉此為鈞焉此為石焉而又有權焉權廼衡所待以平者

也推移前却以從乎刻以極其變是以高者不可抑而
低也下者不可揚而昂也重者不可以為輕也輕者不
得以為重也莫不適其情而莫之或欺亦莫之敢爭也
古之所謂君子者當變故之糾紛而審乎可不可之計
而取舍向背不失其宜者亦權而已矣天畀我以心而
使我以之制事也蓋有自然之權焉是故不可一日而
廢也要必告也而大舜之娶則不告親為不善者不入
也而佛肸之召孔子則欲往管叔也蔡叔也霍叔也皆

附武庚也而周公則或誅或不誅齊也衛也宋也皆以
金餽也而孟子則或受或不受夫聖賢之權固有所在
也而常情豈識哉故夫事有非常吾之所以應之者雖
不守常而於常道未始或戾焉不惟不戾且克有濟焉
夫是之謂權權也者臨時之宜處變之用也夫無權者
猶知為之衡而不知為之權以從乎刺者也其何以極
輕重之變而使之平乎故君子之學莫大乎權莫難乎
權夫惟智足以窮理仁足以盡性者可與權可與權故

卒然臨之以大變不可得而亂也故大任可得而當也
故大事可得而屬也故大義可得而決也故大難可得
而平也然則權可以一日而無之乎因字思義而日進
於學而深造乎道而謹執乎義遇事之變而昧臨事之
宜則吾弗之信於戲勗哉

趙彥殊字序

方希古

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其離乎大中一也然求其
近似者與其不恭也寧隘乎君子之處世不徇物以為

同不詭俗以為異辟諸飲食裘葛適乎宜不違乎道而已一乎同其弊必至於枉已一乎異其弊必至於駭世不期於同異而無詭徇之失者其惟君子乎天下皆趨於利吾獨志乎義天下皆趨於邪吾獨志乎正非吾求異於當時也將同乎古固不得苟同乎今也賢者吾同之不賢者吾異之非吾求異於人也務道之同固不得無少異也同於不可不同而異於不可不異皆順於道而無所容心焉則人以為宜然而莫敢以為非矣易曰

君子以同而異其謂是邪浦江趙生其名曰同或字之
曰志其父謂未足以盡其義也請更之予更之曰殊而
謂之曰今世之所少者非同也其患在乎苟同而不知
異苟同而不知異者流於迎合而多詐愚者陷於阿曲
而近鄙欲世之大治安可得哉生之質可謂美矣而又
飾之以文翼之以禮豈將同於當世云乎哉必亦務古
之同而不同乎俗務道之同而不恤人之好惡斯可也
漢之時若汲長孺可謂異俗之士矣若胡伯始可謂同

世之士矣伯始近於惠長孺近於夷伯始不若長孺之
近於道也生學古嗜道方以大中為歸夷與惠安足效
哉同於所當同而不苟同異於所當異而不苟異生之
所宜為也執其一而不合乎道者非君子之事也

同年劉君易字序

曾鶴齡

父名友字古之道也字弗當於義弗諧於韻友之過也
知其過而不與之正則吾徒之過與嚮者之友均矣一
日公退之暇脩撰尹君鳳岐陳君叔剛孫君曰恭主事

洪君宗器坐予家閱文字中有謂禮部主事劉球求樂者尹君笑曰求樂之樂當讀為音樂之樂乎抑益者三樂之樂乎樂而不淫之樂乎將安所適從予曰吾樂之樂耳尹君又奮袂箕踞曰名既謂球則球何求於樂樂當求球是於義弗當矣且三聲皆可讀是於韻弗諧矣不為易之何待陳洪二君相顧曰試商之易之當何以以洛孫君孫君退遜久之乃曰球音屬石石之精華者為玉故或以玉代石鄒孟氏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

事是也今九成之樂奏於天廷而以玉振之具有顯徵
宜易以廷振庶與其名相成焉尹君曰然坐客皆曰然
明日以言館閣遽有應聲者曰劉君年幾知命矣亦丈
人行矣惡用易為已而衆共籌之皆曰人生上壽百歲
計劉君未及其半誠易之則後進起敬於稱謂之際為
日甚長何可因循哉易有之不遠復無祇悔易之為宜
以告劉君君曰竊懼未稱耳誠以見呼敢不唯唯予退
復思之劉君策上第列職春官又舉入經筵兼太史所

歷皆禮樂之地非球之廷振而何夫豈吾徒得願望之
而然邪從而易焉則天下之士不謂吾徒為諛因序而
請劉君易之請凡相稱謂者悉之

蹇義宜之名字說

周宗傳

洪武丁卯春三月七日上宴侍臣於奉天門臣宗傳與
焉宴罷侍右時臣瑤適以內艱來聞且言曰臣蜀人祖
蹇氏曾大父繼祖幼失怙恃鞠於外舅李遂姓焉臣幼
蒙恩補郡學生時已復蹇姓今忝登科第仕列侍從而

籍猶蒙其姓非所以崇本支而重所自出之意敢昧死
以請上惻然憫之顧臣宗傳曰斯豈寔叔之後乎惟蜀
自昔多豪傑士朕當名之因御丹書義字賜之以易瑤
名并錫楮幣五十緡復念瞿塘方漲猝未易達俾乘傳
而歸臣義頓首叩頭無任感激於是臣宗傳退與翰林
臣顯臣福南及中書臣允恭字之曰宜之而臣宗傳復
語之曰皇上懸爵賞以待天下士士之受賞者有矣而
宸翰之寵者無幾人今義躬承厚賞又重以御書錫名

而期待之至若此義雖憂歸可不日事策勵以圖報於他日乎天章爛然雲漢昭回義尚寶藏之思光紹前哲而有以遺後之人哉

楊導叔簡字序

王直

少傳西昌楊公冠其仲子導而字之曰叔簡予忝為賓則既以命之矣叔簡又請其義於予乃告之曰導者擇也簡者分別之謂學莫大於擇善顏子之所以為賢亦曰擇善而已謂之擇則固有所分別矣子之尊公以是

命子豈欲假借以稱道也哉其望子至矣夫人之生莫不有是善然不能純是善者氣稟拘之也是故君子必當審其所以發善者由之不善者改焉天下之事莫不有其理然不能純乎理者物欲害之也是故君子必謹其所趨是者從之不是者違焉內擇諸心外擇諸事分別嚴而取舍正人倫日用之間必皆盡善斯可謂之君子而朋友者君子進善之資也蓋擇之或未精行之或未當非朋友匡正之益而欲不悖於道難矣然而有損

友焉逢迎阿附以陷於邪僻不可不擇也子讀書以明
善擇善以飭身又求益友自輔而不怠以止焉則子之
為君子也誠無愧矣傳曰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子必勉
之叔簡拜曰先生之教是也導敢不勉予嘉其志而願
其成因書以為贈

李璋士欽冠記

劉定之

李璋今少保冢宰華蓋殿大學士南陽先生長子先生
卜以天順甲申仲夏末旬甲戌日為之冠戒子為賓子

辭遣价以書至予復書如所戒至期詣先生所居賜第
翰林王修謨大韶相予為贊尹編修正言侍先生為儔
大夫士來與於禮者以序列堂及庭所行遵家禮其不
敢同者巾帽衣帶條靴叅用今制然始加取其服之可
任事再加取其服之可接黨友三加取其服之可見君
上親長則未嘗非古禮彌尊之意也儀禮用周時器服
家禮用宋時器服今用今時器服於周公朱子豈異意
也哉其祝辭始加曰維皇初載肇用吉禮加爾元服棄

爾幼志順爾成德以介景福再加曰維月南離維日之
甲乃申爾服謹爾威儀泚慎爾學以繼世科承父之志
三加曰予忝儒林奉爾親戒咸加爾服兄弟具在朝紳
來集期爾眉壽隆名顯爵為時之珍受天之慶醺曰旨
酒既清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祿俾熾
而昌壽考不忘字冠者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
字爰字孔嘉曰士欽爾其永受保之以揚芳聲於聖世
亦於古辭不盡同者如古辭云以歲之正今固非正月

也朱子云賓或別作辭命以字意亦可然則豈必用古辭哉今按璋以赤玉刻半圭形為鬯瓚之柄臣從君事神之所執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詩曰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禮曰大宗伯執璋瓚亞裸夫以臣從君事神而敢有不敬乎欽古訓為敬今制惟於敬天子謂之欽期璋他日用其敬於郊廟朝廷以修臣職故字以士欽也既冠士欽之又明日丙子子記其顛末以授士欽使時觀省則士欽所答予云璋雖不敏敢不夙夜祇奉者庶果

能踐言矣豈不遂為先生之才子昭代之良臣哉

明文衡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二百五十二

集部

明文衡卷九十九

明 程敏政 編

補缺

抱琴聽泉圖

劉崧

吁嗟乎空山抱余琴以來歸兮吾將以彈山之窪兮石
之湍我其聽之兮以寫猗蘭按金徽兮作復止風泠泠
兮觸宮徵泉之流兮雲中漱鳴玉兮聲淙淙忽幽咽以

下愴兮匪絲匪桐啼秋猿之嫋嫋兮下南飛之雙鴻山
中之人兮不可遇余徘徊兮中路九疑蔚兮隔烟霧我
思南風兮噫其遲暮

代祀海濟紀成樂章

岳正

迎神

金節晃兮繽緇翦翠華搖兮葳蕤舉驂沆瀣兮駕旬始
屏翳驅兮豐隆駛鞭雷霆兮叱風雨逆惟怒兮惠惟喜
香芬第兮景悽靡羗洋洋兮如評語神兮神兮斯戾止

禮神

鼓鐘奏兮鏜鏜蕭管揚兮琅琅帛有玄兮玉有璜羗煜煜兮爛盈箱黍稷芬兮有苾其芳簋簠飭兮厥文孔章肅玄端兮斂衣裳儼誠敬兮靡不將神兮神兮假有光

初獻

爵初獻兮誠已萃鼻絕噉兮志不悖衣冠肅兮容體懿昭對越兮凝念慮答元功兮靡自媚眎明鑒兮嚮予意時雨暘兮醞和氣菁穰穰兮育羣類神兮神兮民所庇

亞獻

爵再獻兮誠正精虛室白兮靈府澄震雷迅兮神靡驚
七鬯安兮端不傾犧尊圭瓚兮兩楹太羹玄酒湛且明
民與嘉貺國與禎千古萬古恒不櫻神兮神兮子爾盟

終獻

爵終獻兮誠彌篤神安娛兮光耀燭宥災青兮降釐祿
柄予奪兮揭禍福矢恒道兮殃品物陵為波兮川為陸
稼不登兮人不育苦墊溺兮愍怨譴神兮神兮爾之辱

承釐

膳膏芬兮酎酒醞
罍尊彝俎羅繽紛
明禋傑制全本文
既醉既飽神載忻
嘉貺蕃釐乃爾分
惕息受命如有聞
錫爾民人錫爾君
八方維時百穀賁
上方下方覃厥仁

樂神

擁靈姬兮侍玄女
螭吹笙兮鼉擊鼓
長鯨清歌老蛟舞
河伯行酒御龍脯
百神效順恩湛溥
噓為清風嘒為雨
風雨維時澤下土
神兮神兮樂何許
終國家兮萬萬古

送神

颯輪輶兮雲為衢羽葆張兮蜺化旗雷公蹕道婢雨師
電母舉燎驅封姨千騎萬騎魚龍隨山為裂兮川為移
去矣直與玄冥期神不厭數民允禧年年歲歲春秋祠

大濟詩

降神

大行之西兮王屋之東危巔密岫兮寶神所宮發為沈
兮注為滎注流顯伏勢愈雄出雲致雨灌濟功千秋萬

歲兮報祀同

迎神

陰風颼颼寒景流神之來兮
驟雨虬螭珠結佩琅玕鏃
湘靈作儋原胥儔先驅欲至
妖氛收夔魑歛迹魍魎愁
禮神

招搖轉兮夜未央庭燎舉兮
天有光象在陛兮登歌在
堂庶羞盈俎兮醑酒盈觴
神兮神兮爾惟嘗玉帛煌
煌誠所將

初獻

神兮至止御法宮縞衣玄裳蟠兩龍元精耿兮貫白虹
休徵應兮來清風駿奔走兮嚴百工爵一奠兮誠始通
亞獻

綵雲密幬流蘇敷錦裯重匝鸚鵡鋪明靈妥兮懽且娛
慰我民兮錫以符和氣甘霖無地無爵再獻兮誠已孚
終獻

馮虺鼓舞忻且忭蜿蜒嬉遊隱復見羣靈百怪歛變幻

神載歌兮示昭鑒福我君兮壽無筭爵終獻兮誠靡間
承釐

天子壽考民物休降祥祉兮該九州導神和氣迎神庥
虎拜稽首誠愈修神兮神兮良厥猷作神羞兮予爾訖
樂神

吹管兮鳴簫鼓鐘兮伐磬都盧漫衍騰神鰲玄冥起舞
黔雷跳神載懽兮何所昭休嘉砰隱妖祥消

送神

膏鳳輦兮赫龍馬蜺旌羽蓋紛布野赭鞭鞭山山為赭
金戈指天天亦撻九垓八埏恣上下雲飛飛兮神去也

李忠定公祠記

柯潛

邵武郡學東故有宋建炎丞相李忠定公祠淳熙中教
授徐元德建晦菴朱夫子為之記其後遷改不常以至
於廢迨我朝正統己未郡守徐述復建於舊址吏部尚
書王爰端公為之記成化戊子詔有司歲春秋享祀蓋
因教授張君濟之請而郡守盛君同知王君琳通判劉

君貫遵承惟謹又訪其後之秀穎者進為學生且盡復其家族之人以稱德意既而盛君又欲新公祠致仕都憲郡人陳公洎郡學師生請以學傍佛舍曰化城院者改為之提學僉憲游公亦憇憑其成方課始事而盛君以朝覲去及歸更任延平遂不果庚寅之秋巡撫都憲滕公蒞茲郡謁拜公祠舉公忠義風勵諸生諭郡守馮君收封植李氏墳墓且進其後於學者數人諸生因白向者改祠之事滕公即詣化城院見屋宇猶完整不假

修治遂撤去佛像奉遷公之神主於其中裸奠安侑如
法郡之人士來觀咸欣躍以為宜馮君謂茲盛舉不可
無傳乃走書致滕公之意屬潛記其事潛惟李公學行
純正負天下之重望以一身去就為國家之安危其忠
義誠切見於奏議而措諸行事者已震耀一時雖庸人
孺子猶能誦其勲名欲跂見之而不可得又有朱王之
文實在於壁其出處始終載之詳矣潛復何言顧惟古
今人物如公者蓋不多見當時小人側目讒言蜂起使

公屢遭竄斥不得盡用其才於世而宋業卒至偏安於
一隅重可慨已夫讒邪之能壞人國也如此有天下者
所宜深戒覆敗之虞信任忠賢以為長治久安之計不
使讒言得以間之而委質事人者當勵公所為不以讒
間之言變易其節以至於失身而忘君此潛之所以欲
見於言也况茲改祠非特表崇忠良為可紀而廬佛舍
不惑於異端因舊貫不費乎民力皆世之為政者所不
能及也遂具書之俾刻於石以示來者且以寓潛景慕

先哲之心云

參不當與北講和奏議

于謙

兵部為陳言邊務事諛鎮守大同叅將都督僉事許貴奏查得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內節該欽奉詔書內一款朝廷求言本欲聞善道知警戒凡四方災異事干國體者所在官司即時聞奏欽此欽遵臣照得大同三路自舊歲七月以來至今北蕃不時攻圍四散搶掠臣守西路地方又係緊關衝要敵行四通道路節次侵犯攻

園臣領所部官軍相機截殺追趕累次奏報外切見邊城軍民趁空樵採柴草搶割田禾度日不為經常之事即日正當農種之時雖令各人照舊耕種但聞邊墩不時舉放砲火人心驚恐自不安生況今北蕃聚集人馬衆多少者五七千多者一二萬整陣入境攻圍各城在邊軍民人等不敢出城採樵收割又無經營各衛倉廩舊歲民間該納秋夏糧料草束為因路阻運送不前見在邊儲官軍馬匹按月支給有減無增再照西路五衛

馬隊原有官軍四千九百二十員名先於乾河等處與之對敵陣亡中半回衛見在者又有被傷旗軍告令弟男替代俱係未經操習戰陣之人舊役慣戰馬軍十無三四又況見在馬匹止有二千一百餘匹中間多有新例借勸收買兒騾小馬不堪騎戰十有三比與原舊馬數缺少二千八百餘匹及照本年二月內臣差千戶張鑑管領無馬官軍一百八十一員名前去墳嶺墩設伏有敵到墩攻圍未戰之時內有北蕃三人通曉漢話

叫稱我一箇是哈密同知一箇是浮石叅謀一箇是哈密指揮我來近墩打話你每聽着要講和着管你每的大頭目奏將去連夜差使臣來我每便回去你若不來講和我每三班人馬輪流打攪你不得種田等因已行具本奏報外今敵聚衆復入境內擾攘軍民不得耕種切慮四月以後青草茂盛倘若敵勢衆大就於腹內駐劄趁草牧馬城門關閉人不得樵採馬不得牧放欲便興師戰鬥尤須量已料敵設若寡不敵衆如之奈何臣

一介鹵夫昧於戰守誤蒙聖恩濫叨今職晝夜懷憂不能補報伏望皇上憐憫在邊軍民乞勅在廷内外文武大臣將前項打話敵人要行講和情由從長計議便利上策分免聖主之憂臣之愚見莫若遣使賫勅與敵假以和好為詞暫示休兵照舊修飭墩隘廣積邊儲練習士卒飽養馬匹密定討伐之計若敵仍復逆天背理侵犯邊城我既有備以逸待勞守邊將官運謀出奇統率銳士奮力復仇務在一鼓而擒之必矣具本該通政使

司官奏奉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抄出到部查得先該福建道問刑監生練綱題稱在廷文武羣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為詞即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國等因節該奉欽依他說的是欽此續該迤北走回軍餘陳旺等說稱要差內使一人通事五十人去迎太上皇等因本部叅係重務乞會多官計議節該題奉欽依敵情譎詐不必會官計議欽此欽遵今都督僉事許貴又奏要與敵講和暫示休兵待人馬强壮密定討伐之計一節切詳

敵首額森違天悖德負義忘恩自逞軍馬之雄糾合果
敢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陵廟其為仇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
秋冬之間正彼勢方張之際朝廷亦嘗遣都指揮李鐸
指揮岳謙等賫執金繒往使北庭賄賂纔入於穹廬鐵
騎已至於闕口繼遣少卿王榮通政王復又往北營不
見上皇鑾輿而還彼衆知我戰守有備尋皆望風遁去
朝廷灼見敵情譎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勅邊將修武備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貴又
奏和議之說臣等竊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
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讐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
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北寇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
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
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敵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
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宗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
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三十萬兩足迨

及季世微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則不得已降去尊號其為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固無所不至卒之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彼若來侵則相機而剿殺彼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北寇罪惡稔盈鬼啓其衷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

臣等當盡死効力以圖剽滅以雪國耻必不出讎敵之下其或皇天厭亂列聖有靈北人自知數寇不利變惡為善遣使入貢則示以善意量與賞賜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止於如此也又照許貴叨居重任保障邊方不能銳意滅敵却乃倡為和議畏縮之跡既明忠義之心何在合將本官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以戒將來緣係陳言事

理又係倘邊將官合無姑記其罪差人馳驛責文切責
許貴令其整飭邊務操練軍馬作興士氣固守地方必
期滅敵以贖前罪如仍退縮誤事治以重罪仍通差人
責文前去遼東宣府大同陝西等邊及永平山海居庸
白羊紫荆倒馬等關口總兵鎮守等項內外官員令其
整頓人馬固守地方如遇敵寇來攻務要相機行事毋
得聽信哄誘因而失誤機務仍通行在京五軍三千神
機等營總督總兵等官嚴加訓練官軍諭以忠義大節

使之感激思奮以圖成功不許苟且因循致誤大計緣
奉欽依兵部知道事理具題景泰元年四月十九日奉
聖旨是欽此

尋醉翁亭記

陳循

往時嘗讀醉翁亭記以謂如滁信可遊而樂也心竊慕
之永樂丙申始以備貢翰林得扈從還南京南京於滁
最近而又為兩京往來所由陸地於是竊有覬覦一造
之意然而未敢必歲之庚子三月壬辰始得因職事偕

朝士數人者往遊焉既至值公稍暇因問所謂醉翁亭
處於滁人與滁之賓客者或告或否然皆少其蕪廢求
導致之莫有能者余度越宿當還以為不得遂所志矣
為之悵然終日明旦戒行有語太僕丞楊文達以余志
者楊欣然喜即率從事載酒殽具鞍馬與余數人以往
自豐山下馳六七里而止棄馬登山未十數步而獲少
平楊曰此即亭遺址也廣僅容亭瓦礫猶存四面而觀
皆山環欲歸無路亭所負山之石壁刻醉翁亭三篆字

其大如斗傍丈許又刺二賢堂三隸字大視篆書半之
皆無書人氏名草木蒙翳芟治而後可觀意亭既廢後
人刻之以識其處或非當時書也所謂二賢者未考圖
記意其一謂醉翁其一必繼翁者莫知謂誰或曰王元
之張文定曾文昭張天覺皆為滁守者豈其一在此耶
蓋去其時久矣豐樂醒心在州東南一二百步之近滁
人老長尚尤罕有知其處者况於此耶豈余不及久留
固有知者而詢之未周耶亦知與否係乎其人之好尚

何如也凡記之所有而存者山泉禽鳥四時朝暮之景
滁人之遊與凡人力所不能移者耳亦可感矣於是芟
茅席地擷野蔌酌釀泉相與放情其上以庶幾如醉翁
之遊而樂者焉既而又從數騎西南馳六七里入瑯琊
山山愈深草木泉石愈幽路傍有石數十端方而巨亂
置草間蓋遺物也石壁時見字刻漸入佳境之類極而
數峯高絕下有松竹數萬雜樹交蔭仰不見日所謂林
壑尤美者也中有一蹊介然以險不可以騎繫馬松下

而止上有屋數百柱高卑曲折一因崖麓之勢屋壁繚

垣之石多為殘碑斷刻片僅數字不可屬讀其地蓋山

之僧智僊所居曰瑯琊寺者也有僧壽八十餘布袍素

履不出戶二十餘年既無意於世矣而其應客甚恭若

有求於人者問其名不應相值既坐奇花異草交映前

後幽篁野鳥舉目皆是諠呼摩曳之聲不絕於耳楊乃

舉酒更酌而樂賓益歡焉酒酣既去而數人者有中書

舍人錢塘王直太常博士豐城丁鉉行人永豐袁賀王

丁二君謂余於醉翁郡人後進者於是行不可以無記
遂記之

贈汪翁仲魯得告還鄉序

錙三吾

洪武十有九年三月朏上御奉天門勅中使傳宣召春
坊贊善臣錙三吾司直郎臣汪仲魯既至賜坐語次上
顧臣仲魯謂曰若知所以見召意乎對曰未之知也上
曰日昨仲魯不嘗以老病故請告還婺源期秋載來朕
可其請有不須辭別之旨已廼思之若等先陰有限言

歸有期仲魯喘嗽為病誠劇然恒見得此疾者往往壽
考矧若龐眉有壽之徵若之心事朕深知之孔子不云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若多讀書何理不窮
第心素善其善者固好之其不善者亦不惡之斯為未
能全其好善之心也朕今許若還鄉毋庸再來矣所戒
者近侍之歸若郡邑官執須來見當戒門以絕或書之
於東俾僮輩示之曰仲魯幸蒙聖恩予告還鄉里宜殿
門謝客輸租應役則有常制矣其敢以是自速厥戾如

是可考終命矣臣三吾臣仲魯同叩首謝曰聖上愛人以德適茲聖訓愛臣以德是欲臣等全其晚節者也敢不欽佩以矢無負上心仲魯得請後謂其寅契三吾曰吾與若親聆聖訓請子筆之於簡歸寘座右三吾承命唯謹蓋聞古之臣子蒙予病告有矣未聞因告病遂許之歸田者也許乞骸骨有矣未聞并欲全其晚節者也惟皇上優禮儒臣眷注無已故與其予以病告盍若俾之遂歸而永享安榮與其許乞骸骨盍若俾全名節而

不為罔之生是皆臣子所欲言而不敢言知規以全其身之為貴而不知規以全其名節之尤為貴者幸哉仲魯一請告而兩得誠千載之逢也昔宋張魏公退閒零陵杜門謝客邑丞楊誠齋以弟子禮謁公南軒為之介紹數月乃得見古之朝臣退閒其待時官若此今吾仲魯以近侍言歸聖訓戒其謝絕有司又若此仲魯不必遠師魏公唯恪遵聖訓毋忘焉豈惟名節克完子孫亦職有利哉瓊署諸賢謂僕所書聖謨也宜識之首東能

言者各繼聲其後云

益陽重新州治記

益陽為潭屬州西南接溪洞之境壬辰海內兵燹洞獠
焚掠州邑人民散亡盜劫恒往來人且相食治所為丘
墟瘡痍孑遺依山谷結聚以自保者十餘年邇歸於陳
氏始有州官之設然民皆隸軍籍惟將帥命有司但徵
其田賦之入而已甲辰陳氏戰敗以亡環荆湘之地悉
歸於吳王洞獠皆順服市不易肆民不易業官復舊制

山壘隳而軍民分咸相安於無事之域矣明年二月故
侯以徵召起金華來知州事下車之日邑井皆草萊緣
郭外數千里行無人烟侯召父老宣布國家威德撫綏
旋集旦夕不倦情惻可信孚捶楚弗加民從其令携扶
襁褓以還邑里于茅乘屋簷宇相接顧瞻官署不可以
不治也乃身倡其民葺完政事堂題曰承宣因舊名也
又為後堂五間名曰端本昭鑒戒也前為門屋三間戒
石有亭軍需有庫賓幕吏廡以次完具務從儉素不華

飾也凡為屋皆取舊廢宅材瓦為之故功為易就不過煩也墉築四周鼓警晨夕更漏時刻無爽踰也或曰州為五品官署出號令以作新人民非高麗不聳瞻如何侯曰然吾州民寡力竭如是亦足矣事省則民力寬況當耕耨之時其可久役乎然而民亦知侯矜恤乎已咸奔趨而忘其勞侯字宗元昔在盛年講習經史為文章應進士舉既而辟為浙東憲府掾在職三年聲譽以著又遂退處山林讀書談道義感懷作詩怡然康樂若無

意於利達者一旦起為益陽乘積年兵燹之餘散亡廢
遺幾不可振未三月而政舉事集如此况乎休養生息
漸以歲月靡急乎近功之來細利之規治化行而邦
本固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然則侯之才識足以有為
可知矣州判舒君質直和遜篤力輔成不為矯異侯方
與圖新廟學崇王皇宣聖王之教以訓育其民事皆可
書州治再新歲月不可以無述故要余為之記余不得
辭

仁山書院記

文水北流十五里故隋吉州治山水迴合洲渚碁布江
中舟行東上五里東山吉陽峰挺立如植圭壁又如神
人曳裾負劍而冠切雲也峯下有山方廣左斜銳側立
右橫平如兩几望之布置相橫縱畫宛然仁字也故名
曰仁山其下劉氏世居其劉君惠庭本太史文節公族
來蘇劉氏每有建書院淑來學之志延至時和曾先生成
己子貞二藍先生伯兄經綸先生相繼為學者師曾先

生以老病見退處杜門不復接人事成已去終學官子
貞為都御史其著述翰墨猶有存者讀之可為一記嘗
往視伯兄遇夏日方永列廣座長林中引澗水汨汨道
几席下秋月丹桂香十餘里冬時梅花盛開松間晴雪吹
墮簷間或橫經論道煎茶賦詩取酒共酌不知日之夕
也暇則出左右臨眺仁山下三峯突起當山頂大石林
立五色錯雜每日初出霞相映或雨霽濕光相射粲笑
蓉也又多石龕向東南下半嶺寺樓殿基址相締構泉

流出池清徹可愛多竹子紫荊異花卉循山趾而北西為
官道邊稷樹退露山池上枝幹偃蹇葉茂如大羽蓋惠
庭壘石為座其下賓客來樹下風四面來崇臺廣榭不
與易也不幸惠庭捐館予兄弟皆出仕子齡亦為家事
所累各慨嘆於風塵歲月之荏苒而仁山之勝固在也
後予復歸鄉與胡君光大數人者來遊復對床語達旦
不寐繼又從解空寺步深林中東山絕頂由仁山以歸
時時與子齡約未常不欣然赴之也子齡請於予曰吾

於先人書舍之前構屋數楹以為賓客之館左右為軒
牕聚古今圖書以待來學者其前泉為池雜植花卉錯
間竹石以為燕休之適而吾子亦知有父子矣幸茲太
平之暇君與胡君皆早得謝事以休於家時復追思舊
遊與後進之士講道著書往來於此以淑其人亦無負
於茲山先人之志可少成於地下子齡或亦得聞其
緒餘亦少償不孝之罪亦吾子之所不棄也盍為記
之且請扁揭於其楣與胡君合辭而復之子齡曰吾

志也扁之曰仁山書院以俟來者未幾而余去胡君又皆出而仕又數年於此矣

跋歐陽文忠公墨蹟

歐陽文忠公晚歲好習書意有所至輒形紙墨若今趙郡蘇公所藏二帖是也宋翰林學士恩禮頗不及唐然天下國家事無不得言則言語侍從論思獻納之職未嘗廢文忠猶以禁職不當外同百司欲漸修故事蓋君子居其官則思盡其道如此使如太史公所謂文史星

厯主上尊禮不如公孫丞相者其肯一朝居乎且公在
政和間為職事言可也治平初入政府熙寧補外矣猶
紀錄閱視眷眷不忘欲廣其君之見聞而引之當道者
夫豈以遠近親疎而有二哉時王荊公方得政識者謂
都俞之間有樂子無知之意蓋與文忠用心正相反則
盡排衆議獨運化樞以致於敗乃翁事亦可怪哉

送萬元信知江淮序

唐仲

人才之在天下未嘗一日無也當其世治英雄隱於草

莽白晝坐睡介冑而生蟣蝨焉及乎潰亂勇者逞其力
智者獻其謀進退遲速具有成筭初非臨事擬議取驗
於頃刻間也龍鳳二年大丞相統兵下江南萬公元信
在行陣中矯矯以智力稱明年開行省公以刀筆筐篋
贊襄省事丞相賢之又明年樞密行院遷置興安丞相
以非公不可則使之與簽院鄧公上下其論丞相益賢
之賜織金文綺一端今年江淮知府缺治狀丞相秩三
品俾公往踐其任揀日趣裝予偕龐眉父老并山澤之

夫提携僂偃素不識城市者數百人擁馬首執別酒予
颺言於衆曰若知公之為政乎軍旅勦易於暴橫公
嚴之以律令申之以威武生擒死殺曲當其罪由是軍
中吐舌相戒不敢犯令公知晨門西南鄰盜壓境凡出
入異號以杜奸細每遇亢旱齋禱捐度用祈響應民有
不平侃侃控愬必假顏色盡撫底裏如夏稅徵絲非其
土產公為轉聞行省得折米為便官廨修飭重建大成
殿兩廡下至衣甲鮮明砲矢積蓄未容殫述也父老拜

公乃下馬拜嗚呼丞相用人之秋文武彬彬掄才授職
可謂無愧矣公先省而後院移所以治省者治院求內
而不治可乎今先院而後郡移所以治院者治郡求外
而不治可乎於此益歎丞相知人之明而公之克膺是
選也公廉潔自將尤長於詩予獲登龍門有一日之雅
於其去也故僭得叙其端云

明文衡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萬二百五十三

集部

明文衡卷一百

明 程敏政 編

補缺

送程憲僉序

唐仲

予家世學詩每誦皇皇者華知君遣乎使臣之為君使者各盡其道也後世君臣未盡其道上下之情不通所以胥失之矣合肥程公以儒起家初聖上龍興潛淵渡

江以宅帝位公用言者薦遂為中書省都事蹇諤有骨

鯁風時國公開省南服英譽洋溢代以自助擢為執法

諫議官朝夕匡弼不肯少褫之六年特授提刑按察司

僉事明年行郡興安值干戈勸之秋與民更始不棘

不阿不忍撻之以事暇日謁夫子廟過紫陽精舍瞻仰

文公久之予方以紫陽祠吏告老從容語曰學校之興

書聲不聞虛文耳鳴呼劉項交戰魯猶絃歌不絕故曰

曲阜聖人之教也況今紫陽即魯之曲阜也學校廢子

衿作豈無倚席不講之羞世之俗吏但欲華爾宮以
規俎豆之地殆未知為教者可勝慨哉公字嘉
貞瑰文傑句嘒嘒儒者也予序論古今遣使之道以為
公瀆亦欲上下之情通詩凡若干首於是唐仲推其意
序之

送楊尚書序

徐有貞

景泰二年冬十二月詔以禮部尚書楊公彥謚為南京
刑部尚書行有日主事孫曰讓以其行為請予與公交

為忘形甚久又幸為同寅誼不可辭公明敏有才識時
務多幹局始以進士為主事為郎中為侍郎皆在刑部
所歷皆未久皆以軍功遷秩其進取固銳然於公之勞
勩實足以當之也比一二載間福建寇作而江西為鄰
壤遂命公往保釐之卒用底寧用是召還陞禮部尚書
居歲餘有大臣言南京固根本地而六部都察院多缺
正員不足以鎮之上可其奏事下廷臣論薦而廷議謂
公在刑部久練習法比大司寇之缺非公不可遂聞於

上是以有今日之命也或曰朝廷方資公以典邦禮和
神人治上下顧乃今輟此而置彼可乎予曰民協於中
者司寇之職也而保障南京者朝廷付託之深意也苟
徒以明刑為公之職業而遺付託之重是不知命公之
意也公之是往其寄不既重矣乎其可不思所以副皇
上之任使乎是為贈

故承直郎太常寺丞柳莊袁先生墓誌銘

姚廣孝

永樂八年歲在庚寅十二月初五日承直郎太常寺丞

柳莊袁先生卒於家訃至京明年辛卯正月二十二日

其子中書舍人忠徹奏聞上為之哀悼賜鈔六百錠營

葬事遣中貴官祭於其家二十四日忠徹傳奉敕旨命

臣廣孝撰先生墓誌臣謹奉命按賜進士出身吏部員

外郎臣陳宗問行狀先生諱珙字廷玉姓袁氏系出南

昌世多聞人宋南渡有諱子誠者知臨安府兼大宗正

司丞扈蹕至鄞遂家焉其孫鏞以進士死忠於德祐間

曾祖諱景安登進士第祖諱衍隱德弗耀考士元文林

郎翰林國史檢閱官博學能文器量恢廓性明果義有所不可則奮力正之故鄉閭以中直稱初衍無子以弟澤民承後澤民仲子士元謂弟無繼兄之義白於有司奉澤民歸宗而已為衍子俾得倫序不紊自號菊村先生實德祐忠臣之嫡孫也生子四人曰珙曰珪曰瑛曰璟珙即先生也先生性剛毅直方不泛交於人安貧養志粹乎有道之士也當勝國之季勵精儒業九流百氏之書靡不涉究然時與願違遂遊厯湖海間遇異僧別

古崖於補怛洛伽山一見而奇之因授以相人之訣期先生後必以術顯先生決人貴賤壽夭禍福休咎如指諸掌凡求占者必先察其心志聽其言語次觀其形氣然後斷之以吉凶規之以忠義雖達官貴人遇之不以禮則拂袖而去豈以勢利能動其心哉聖朝啓運天下和平先生乃歸鄆城之西聿新其先業所居前後皆樹以柳扁曰柳莊鄉之人皆稱為柳莊先生洪武間上在潛邸聞先生名遣使以幣禮聘焉先生既拜受即沐浴

戒行李而起及見上大悅先生於是肅恭而前凝神佇
思面對聖容俯仰左右一目而盡得矣先生再拜稽首
而言曰聖上太平天子也龍形而鳳姿天廣地闊日麗
中天重瞳龍髯二肘若肉印之狀龍行虎步聲如鐘寶
乃蒼生真主太平天子也但年交四十髯鬚長過於臍
即登寶位時上雖聽其說而未全信居無何先生辭還
故里錫賚殊厚洪武三十五年壬午六月十七日上誕
膺天籙嗣登大寶發政施仁萬幾之暇因感先生昔言

之驗若左右券無毫髮遺失於是敕遣內侍驛召至京
拜太常寺丞授承直郎待以特禮賜冠服鞍馬文綺鈔
錠及居第在京以便其老上巡狩北方己丑冬十月尋
有旨召至行在先生即日就道東殿特念其衰老非霜
露所堪於是賜貂裘安車而敦遣焉既入覲獎諭有加
已而得請展省先塋復敕驛置歸其鄉恩至渥也及先
生卒上賜鈔以營塋事遣中貴官祭於其家復敕臣撰
墓誌先生感荷聖恩始終榮顯自古所無有先生卒時

年七十有六先生平日篤於孝友天性然也親疾革則焚香籲天減己之年以益親壽疾果瘥人以為孝感所致暨失怙恃哀毀過禮先生時厄於貧窶衣衾棺槨為之必竭其力由是禮無不備宗族之貧乏者恒嗇已用以賑之弟妹之孤嫠者咸推恩以撫之有嫁娶之不能者出財力以相成之先生與鄉黨也正而不群處妻子也嚴而有禮交朋舊也以信義而不阿卹患難也救之惟恐不及人有以役當徙而委之金百鎰不相聞者餘

十年及其歸以金還之封識如故友人以事逮於歿者
莫之能贖先生收厝以歸其母先生臨利害一以理勝
略無顧忌趨避其忠義正大如此先生好為歌詩與客
燕飲酒酣擊缶仰天豪吟人以為康節先生也先生知
命之終屬續之日怡然如常溘爾而去故鄉閭父老及
所交游者罔不悲嘆公卿大夫士走哭奠祭者踵相接
於道先生娶倪氏有婦德子男五人長忠救先卒次忠
敏淳而勤於家事次忠教遊藝校庠賣志而歿次忠徹

性資穎悟善承家學由鴻臚寺序班升大寶司丞今調
中書舍人嘗扈從北巡上尤寵厚也次忠毅又勤於學
女一適慈溪士人潘惟聰孫男七人應驪應駘應驪應
駒應駒應驪應駿孫女三人皆幼忠徹奔喪歸以是年
三月二十四日扶柩至桃源陽山人舉塋於先隴之左
嗚呼先生為人剛方中正學純行端綽有古君子之遺
風於是皇上見知特加禮遇豈惟其技術之精妙而致
然爾昔袁天綱父子事唐太宗名著方策以為希世之

有今觀先生與其子忠徹際遇聖天子始終恩寵莫大之榮顯豈天網父子可能跂及者哉先生平日相人之奇驗九靈山人戴良傳備詳茲不復繫銘曰

袁氏之系出於南昌世多聞人積德其滂臨安來鄞乃為故鄉鏞死於節德祐忠良文林學古器量恢宏挺生先生資性剛方不泛其交克紹厥芳涉究經史吟詠詩章縱逸弗羣雄豪是長不事其家遊歷海邦歛逢異僧奇其目明因以授彼相人之方術日以精名日以張課

子畊讀號曰柳莊暨於昌朝際遇聖皇優寵異等官拜
太常子職中書橋梓楊楊既貴且富日覲清光高年賜
歸以壽以康豈其無疾終於蘭堂遣官置奠錫賚盈箱
子嗣孫承尚有餘慶塋於桃源先隴之傍勒文蒼堅終
古不忘

重修胡文定公書院記

彭時

崇安為建寧望縣武夷先生胡文定公之故居在焉宋
乾統中已祠先生於學而文定公書院則自元至正辛

卯縣尹彭庭堅始書院在今四隅里之興賢坊其制右
為禮殿奉宣聖及四子侍坐像左為祠肖先生像居中
而以先生子從籍溪致堂茆堂五峰四君子配焉祠之
後有堂前有重門翼以廊廡名其外門曰文定公書院
蓋以表崇先賢且欲以待來學也其意美矣然歲久滋
敝近雖有修葺之者而棟宇傾摧凜焉欲壓天順八年
秋八月建寧太守劉公行縣至崇安因入謁焉憮然有
感乃捐已俸率鄉貢士暨文國子生藍璣輩各助貲庀

材新之而命大使王仲董其事易朽除腐飾漫漶以鮮
潔規制雖仍乎舊而煥然一新觀者為之起敬以是年
十月始事朔三月而告成成之明年夏太守考績至京
語余以其故且屬記焉竊聞崇安自名縣以來忠臣賢
士之生多矣然道學之傳惟胡氏為盛泝其淵源實自
先生始蓋先生資稟絕異早聞伊洛微言於游楊謝三
君子而以講明踐履於家成其子從俱為大儒遂啟新
安朱氏東萊呂氏南軒張氏之傳而道學益盛以顯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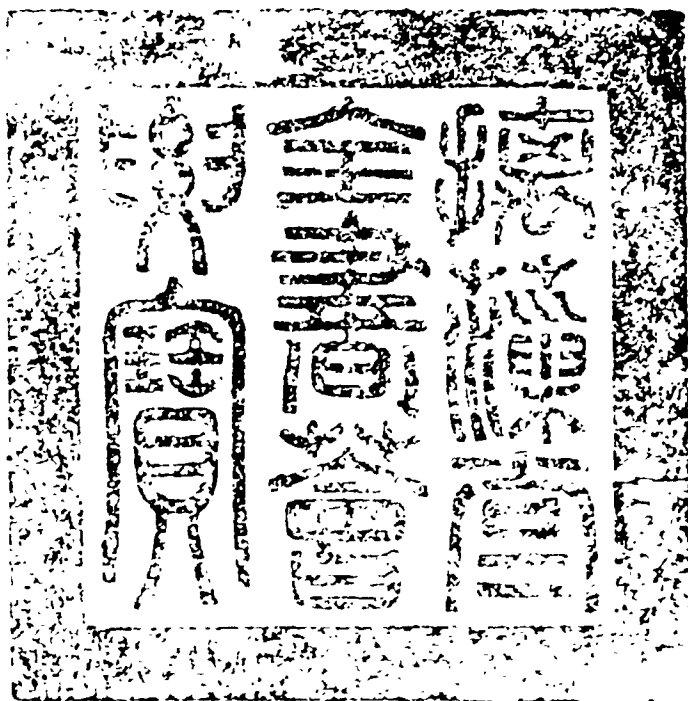
其平生著述皆有闕名教而發明春秋之功為尤大蓋
春秋孔子之親筆聖人經世之志在焉非若他經可以
訓詁通自左氏公穀以來傳註之行無慮百家文舛辭
僻卒無定說聖人之宏綱大旨往往鬱而不明致使王
安石詆以為斷爛朝報直廢棄之不列於學宮庸非聖
經以衆說晦而安石無獨見之明故耶先生自壯年即
服膺是經心領神悟獨得聖人之精微當宋南渡時執
經進講深見獎重及承詔作傳乃參考百家一折衷之

以至理推闡微辭發明奧義其於扶三綱叙九法抑邪
說正人心與夫尊王賤霸內夏外夷之意尤惓惓焉自
是春秋之大義復明矣於戲周東遷而春秋作宋南渡
而傳義明先聖後賢千古一心豈斯文之興固自有其
時歟鄉使安石幸而生先生之後得聞其說將崇信是
經之不暇而何敢詆棄之耶惟其不幸出於先生之前
不能超衆說以有見是以得罪於聖人取譏於後世也
然則先生之於是經誠可謂繼往聖於既絕開來學於

無窮其衛道息邪之功於是為大矣我朝推崇先生列諸從祀誠萬世之公論而崇安乃先生鄉邑矧可無專祀以起後人之景仰也哉此太守所為盡心於書院而不敢後也繼今學者仰而瞻其容俯而讀其書一惟其道德言論是式是循庶幾進德修業早有成效然後無負於太守表章風勵之意太守名鉞字仗德世家安成為贈學士忠愍公之子浙江副憲舒之兄父子兄弟相繼以春秋第進士而太守為政尤汲汲於重名節表風

俗亦其學有所本且知所自云

明文衡卷一百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八國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